

文学论丛



FOUDINGXING SIWEI

否定性思维

马尔库塞思想研究

程巍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否定性思维

——马尔库塞思想研究

程 巍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程巍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

(文学论丛)

ISBN 7-301-04809-2

I. 否… II. 程… III. 马尔库塞-哲学思想-研究
N.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426 号

书 名: 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

著作责任者: 程 巍 著

责任编辑: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809-2/G·622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www.pup.com.cn 电子信箱: cpu@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mm×1168mm 32开本 11.625印张 300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你可以称我为一个乌托邦人。

——马尔库塞答雷蒙·阿隆问,1972年7月23日

我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

——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演讲,1967年7月

自序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是西方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同时又不是一位容易读懂的思想家。有时,他显示出德国教授文化培养出来的那种在概念迷宫中乐而忘返的晦涩风格,似乎假定他的每一个读者都像他一样熟谙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有时,他又显示出犹太教先知的那种寓言式的语言风格,不屑于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论证。马尔库塞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曾抱怨那些以他的名义反抗现代社会的造反学生没有读懂他的著作,而阿拉斯代·麦金泰尔却不公正地说,马尔库塞的魅力正源于这种怪诞风格。不管怎样,一种激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肯定具有某种在深处触动这个时代的心理的东西。而且,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并不是最晦涩的一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无疑也感到不能为时代所理解。霍克海默寄希望于想像中的见证人,而阿多诺指望他的漂流瓶能抵达某个遥远的心灵。在他们晦涩的语言下,埋藏着我们时代真正的焦虑,你和我在日常生活中能切肤地感受到的焦虑。像艾里希·弗罗姆那样评价马尔库塞是没有意义的,他说:“马尔库塞本质上是异化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他将个人的绝望情绪表达为一种激进主义理论,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天真的聪明的白日梦,本质上具有非理性、非现实的特征,而且,缺乏对生活的爱。”对于一个以反抗理性和现实为目的的思想家,以非理性和非现实之名来责备他,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退一步说,即使这是一个非理性、非现实的白日梦,那也不是马尔库塞个人的绝望情绪的表达,而是马丁·杰伊所说的“现代世界中那些疏远的、不适

应的、不满意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可以说，一个时代的焦虑通过他而获得了自身的意识。

因此，马尔库塞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么晦涩。“有时候布景倒塌了。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这是阿尔伯特·加缪对现代生活的荒诞性的描绘。我这里之所以引用它，是因为它也是马尔库塞对现代性的部分诊断。无疑，你和我也不时地感到自己裸露在世界的这种荒诞性前，这时，布景倒了，在这一刻，你就直接站在了马尔库塞思想的出发点。不过，对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异化感，存在主义者只是没完没了地谈论着死亡和绝望，而马尔库塞却专注于现代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可能性。他并不缺乏对生活的爱，而是他的爱太多了，以致要通过反抗来表达它。自由和幸福，这是马尔库塞所有著作的核心，也是你和我寻求的中心。对马尔库塞来说，自由和幸福并不在天上，也不在幻想中，而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在男男女女每时每刻的感受中。马尔库塞的哲学开始于具体的生活，也以具体的生活为归依。它直接与你和我的生活相关。因此，阅读马尔库塞，就不仅是为了知识的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其中看一看你和我忧郁的面影，对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时痛彻地感受到的烦恼、无意义、压抑、不幸、无价值、无归属这些异化感的根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马尔库塞最终提供的通向自由和幸福的途径，可能只是一条乌托邦之路。因此，极有可能，在马尔库塞思想的终点，我们会发现自己到达了萨特所说的“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清醒感”。这不仅减轻不了我们本来的不幸福感，反而加重了它。果真如此吗？一种被遮蔽起来的不幸可能是一种幸福，不过，却是一种虚假的幸福。不仅如此，遮蔽不幸，可能到头来使我们更不幸，正如讳言自由，可能到头来使我们更不自

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讳莫如深或者有意回避,才使我们把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委托给了不能给我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的外在力量。瓦尔特·本雅明在纳粹的阴霾笼罩整个欧洲的绝望时刻,说过一句听上去莫名其妙、实则大有深意的话:“正因为有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被给予我们。”不管怎样,希望存在于敢于在绝望中希望的人那儿。

本书的写作在时间上跨越了两个年头,从1999年7月1日开始动笔,到这一年寒冷而少雪的冬季的最后一天,完成了前五章,第六章以及《后记》写于2000年热浪滚滚的酷暑,而对全书的构思和片断的写作则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在这期间,我自己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使我不时产生一种重写全书的冲动。写作者时刻面临的一种令他泄气的尴尬处境是:他头一天夜里写下的几页自以为满意的东西,到次日清晨起床后重新拿起来读时,就不是那回事了,他觉得这几页纸根本没有或至少没有完全表达他的思想,恨不得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里,而这就使他永远不能完成任何完整的作品。他对自己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思想本身就是流动的,也是矛盾的。文字与其说完整地再现了我们的思想,不如说它不过凝固了我们在写下它的那一刻心中所流淌的情感和思绪。在那一刻,我们至少是真实的,是诚实的,这就像一个陷入热恋状态的年轻人写给意中人的情书中的山盟海誓,他写下它们的那一刻,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对她的爱情是永恒不变的,但这并不保证多年以后,他还这么想,他可能不再爱她了,而这个忧伤的时刻与当初那个幸福的时刻是同样真实的。指责他背离了当初的山盟海誓,这缺乏说服力,因为这等于要求他从“时间性”中脱离出来,让时间凝固,像人们之间在幸福的时刻经常说的:“这一刻多美好啊,真想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但时间却无情地、自顾自地流淌着,把一切都卷入流动中。但我这么说,并不是预先为自己这本书必定会有的那些浅陋、断裂、矛盾之处辩护,而是想说明:尽管从钟

表的时间上说,它是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但从内心的时间来说,它永远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的资助。感谢我的那些朋友们,在我孤独地写作时,我常幸福地回忆起他们的友情,而当我离开书桌,与他们聚会时,在友情之外,还感受到了那种敞开的自由的智力交流的愉悦。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它的资助使我在哈佛大学度过了智力丰富的一年,并在怀德勒图书馆的台阶上写下了本书最初的提纲。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使本书得以出版,并特别致谢我的师友、本书的责任编辑张文定先生。

2000年8月12日
京西六合园寓所



程 巍,1966 年生于湖南岳阳。毕业于武汉大学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文学硕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一年;从事当代文化与文学理论和英美文学的研究,著有文集《查尔斯河的桥》以及论文、小说多篇。

文学论丛

钟嵘诗品校释 (吕德申)

词学理论综考 (梁荣基)

清代诗学研究 (张 健)

文心雕龙研究史 (张少康 等)

红楼梦对话研究 (孙爱玲)

红楼梦:爱的寓言 (裔锦声)

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 (沈天佑)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 (祁述裕)

苏联文艺学派 (彭克巽 等)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申丹)

否定性思维 (程巍)

元代诗法校考 (张健)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马尔库塞：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1)
一 寻找“具体哲学”：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	(3)
二 对《存在与时间》的解构式阅读	(14)
三 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批判	(29)
第二章 马尔库塞：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46)
一 1932 年的法兰克福学派	(54)
二 拯救黑格尔的否定性，或，对纳粹 主义的哲学阐释	(69)
第三章 马尔库塞：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114)
一 阐释弗洛伊德	(129)
二 非压抑的文明，或，爱欲的解放	(148)
三 本能：社会主义革命的生物学基础	(156)
第四章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	(175)
一 技术理性及其制度化	(180)
二 症候分析	(226)
第五章 “大拒绝”：怀旧与乌托邦	(247)
一 寻找历史主体	(249)
二 阐释《爱情的故事》，或，1968 年 造反学生分析	(259)

三	乌托邦与怀旧·····	(286)
第六章	文学幻想：否定性之源·····	(308)
一	幻想中的前技术时代·····	(310)
二	诗人何为？或，文学的不能承受之重·····	(317)
三	权力之基：语言结构与本能结构·····	(324)
后 记	知识与权力：四场论争·····	(336)
一	1972年：马尔库塞与波普尔·····	(337)
二	1984年：哈贝马斯与福柯·····	(344)
三	1993年：亨廷顿与萨义德·····	(349)
四	1999年：哈贝马斯与谁？·····	(353)

第一章 马尔库塞：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8—1932年的马尔库塞被研究者们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海德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因为马尔库塞此时师从于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而且，他还尝试着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一方面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对人的具体存在的关注，使它从经济决定论的僵硬模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赋予存在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历史感，把它从静态的被动性和接受性中带入到动态的历史—社会场景中。“那时，像其他人一样，我相信，可以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它们都同样关切于人的实际存在、人类及其世界的具体分析。”马尔库塞在1977年回答奥拉夫逊的采访时回忆道，“不过，随即，我意识到，海德格尔的具体不过是一个幻影，一种错误的具体，他的哲学不仅抽象，而且远离现实，甚至逃避现实。”^①在这段话里，马尔库塞显然高估了他这个时期思想中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要知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才被发现和发表，马尔库塞到此时才发现一个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而此前，马克思只是《资本论》的马克思，甚至是被第二国际有些人庸俗化和机械化了

^① Herbert Marcuse, *Heidegger's Politics: An Interview with Herbert Marcuse* by Frederick Olafson,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6, no. 1 (winter, 1977), p. 28.

的马克思，加上1918年革命的失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效性感到怀疑，这是他脱离当时处于颓势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在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纷纷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时，马尔库塞却沉浸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中，直到1927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发表，马尔库塞看到了一种“具体哲学”，才真正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他选择了海德格尔。不过，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遗世独立的寂静色彩及其对于历史的无为性，使他越来越觉得存在主义是一种有缺陷的哲学，需要把更积极的哲学充实进去，或者说，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和时间性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整体中以及动态的历史性中。他选择了黑格尔和狄尔泰。不过，这不是他随意选取的，而是因为《存在与时间》大量地谈到了黑格尔和狄尔泰，因而马尔库塞第一本著作《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在切入点上的奇特之处，或者如塞拉·本哈比所说的“含混”之处，应以“书评”这种形式来解释，因为，确切地说，《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是对《存在与时间》的一种内部阅读，一种解构式的阅读，《存在与时间》规定了它的视界，而它从内部瓦解了《存在与时间》的这两个视界——存在与时间性，使它们敞向更为宏大的动态的历史—社会整体和历史性。从《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的书名就能看出这种既对应又对立的关系。可以说，此时的马尔库塞不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根本就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名字），而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反存在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不过，如果把黑格尔视为早期的马克思，那么，马尔库塞对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勉强综合，还是启示了40年代萨特以及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尔库塞对这种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无好感（这在他1948年《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文中最突出地显示出来）。

海德格尔理所当然拒绝授予《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这部存在主义名义下背离存在主义的著作以“授课资格”，结果，得不到授课资格的马尔库塞不得不离开海德格尔，离开弗莱堡来到法兰克福，^①在胡塞尔和阿多诺等人的先后推荐下，进入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这是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证实了卢卡奇、柯尔施、马尔库塞以及社会研究所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的探求。次年，纳粹上台，马尔库塞与研究所其他成员一起开始流亡生涯，这时，他已彻底放弃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甚至不再在此后的著作中使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 寻找“具体哲学”：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

“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已经具备条件时，革命却自行垮台了，或者说被打垮了，旧势力卷土重来，一切又以堕落的形式重新开始。”^②这是1972年马尔库塞在回忆从1918年革命失败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这整个一段时期可悲的政治状况时说的话。不过，马尔库塞没有提到这一时期实际就是文化上非常繁荣的魏玛

^① 那时，柏林、弗莱堡以及法兰克福这三个地名不仅具有地理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意义，因为每一处地方都代表一种哲学思潮。马尔库塞从柏林走向弗莱堡，意味着一种哲学转向，而从弗莱堡走向法兰克福，又意味着另一种哲学转向。弗雷德·达里梅尔在强调弗莱堡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与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哲学联系时，奇特地忽视了马尔库塞，而更多地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置于这种联系中。然而，比起马尔库塞来，法兰克福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与弗莱堡的哲学联系要少得多，所受影响也小得多，所以当马尔库塞离开海德格尔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立刻对他表示欢迎。参阅 Fred Dalimayr, *Between Freiburg and Frankfurt: Toward a Critical Ontology*,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② Herbert Marcuse, *Revolution or Reform? A Confrontation with Karl Popper*, Chicago, New University Press, Inc., 1972, p. 58.

共和国时期。^①与德国在黑格尔时代的境遇相似，政治上的软弱性并没有妨碍文化上的丰富性，甚至，按黑格尔当初的说法，由于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己，思想于是保留了它最纯粹的形式，并在概念深处保存着巨大的力量，因而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是对现实直接性的一种否定。黑格尔这种思想要在很久以后才真正影响马尔库塞，不过，现在的问题恰恰相反：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德国工人阶级的软弱”^②，如霍克海默所分析的？不过，考虑到德国工人阶级后来对希特勒的有力支持，就不能说他们“软弱”。甚至，可以说，1918年的“旧势力”不堪一击。俄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在相近的条件下轻易地取得了政权。德国无产阶级决不是被“旧势力”打败的，他们甚至没有经过一点像样儿的战斗。说到底，他们是被自己打败的，在自身内部没完没了的党派分裂（最初是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三个无产阶级政党，接着，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右、中、左三派，不久，左派又分裂出斯巴达克派，等等）和层出不穷的政治谋杀（据统计，仅在1919—1921年间，右派对左派的政治谋杀达三百十四起，而左派对右派的政治谋杀有十三起^③）之中，不仅耗尽了自己的阶级力量，而且，更可怕的是，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这就使无产阶级开始寻求一个外在的权

① Martin Jay 在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一文中，为我们描绘了魏玛时期的文化场景，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在这一场景中的形象。该文收入 Donald Fleming 和 Bernard Bailyn 合编的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93.

② Max Horkheimer, *Dawn and Decline: Notes 1926—1931 and 1950—1969*,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8, p. 61. 霍克海默认为当时的工人因为“经常有就业机会，所以就不会有那些除了锁链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工人的那种（革命）兴趣”。

③ 参阅《魏玛时期德国文化》，米尚志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威，轻易地向“旧势力”交出了自己的自由，成为纳粹主义的群众。

这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真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它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即从对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关注，逐渐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偏移，相应地，就是从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辩证法根源，到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梅耶发现并发表，这种“偏移”又成了从后期的马克思向早期的马克思的移动。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最早显示了这一倾向。他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物化问题，而且，从列宁的先锋队受到启发，认为所谓阶级意识，尽管就是一个阶级对自己在历史总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过，它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毋宁说，它是一种“无意识”^①。德国无产阶级可悲的状态说明了这一点。卢卡奇说这是一种“被赋予的阶级意识”^②。不过，这就隐含了一个既是实践上又是理论上的难题：谁能获得这种阶级意识，并将它“赋予”无产阶级？既然物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特征，无产阶级也处在这种物化过程中，那么，任何一种阶级意识都不得不是一个意识形态^③，或者说，一种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曾说黑格尔能以他的纯意识形态结构“猜中”历史事件，不过，这不能保证每次都能猜准。卢卡奇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提出这些问题，就为更加自由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敞开了大门。《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的同一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即后来的法兰

① 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页。

② 同上，第105页。

③ 我在本书中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主要是就“错误认识”（马克思和卢卡奇）和“权力结构的象征表达”（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福柯及皮埃尔·布迪厄）这两重意义而言，尤其是就后一重意义而言，而不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绘的“意识的形态”。